

浅谈方干的诗歌

吴在庆

方干(809—886),字雄飞,睦州桐庐(今属浙江)人。早年曾隐居于严光钓台旁白云原,后频外出觅举赴试,然屡困名场,遂徙隐于越州镜湖别业,并终老于此。门人私谥为玄英先生。

方干乃晚唐著名隐居诗人,在当时即获得盛誉。张为《诗人主客图》将其列为清奇雅正主李益下升堂七人之一,诗人罗隐亦称其“一朝卿相俱前席,千古篇章冠后人。”(《吴门再逢方干处士》,《全唐诗》卷六五四)其卒后不久,孙郃即作《玄英先生传》,并“与其甥杨弁,泊门僧居远收缀其遗诗得三百七十余篇”(王赞《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编为《玄英先生诗集》,凡十卷。这是方干诗最早的集子,但并未流传下来。其诗集在流传过程中又有变化。《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崇文总目》卷五均记《玄英先生诗集》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著录《玄英集》十卷,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中则记为《方干诗集》一卷。且谓“其甥杨弁与(孙)郃编次,王赞为序,郃又为《玄英先生传》附。”此谓《方干诗集》一卷恐有误。盖晁公武已见过《玄英先生诗集序》,而序中明谓将方干诗“三百七十余篇析为十卷”。这晁氏不可能不知,而竟无十卷与一卷之异的说明,此甚不可解。颇疑《郡斋》原亦作十卷,后传抄而讹作一卷。至元代,《宋史·艺文志》记方干诗二卷。宋元以后方干集又有十卷、八卷者,且又辑补个别诗作。如“《涵芬楼烬余书录》有《玄英先生诗集》十卷,钞本一册,系张英川汪柳门旧藏,张元济识云:按《爱日精庐藏书志》《玄英先生诗集》十卷,丛书堂抄本,汲古阁藏书,前有《玄英先生传》,孙郃撰,后有集外诗两首。”(万曼《唐集叙录·玄英先生诗集》,下引同)钱曾《读书敏求记》有《玄英先生诗集》十卷,钱氏谓集中《赠美人》七言长句四首,今又为俗子芟去,得此始补全之。”“陆氏《百宋楼藏书志》七十一有旧钞《玄英先生集》八卷。……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一百八:“有《玄英先生诗》十卷,系明刊本……第十卷缺诗十三首”。此外尚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藏的《方玄英先生诗集》十二卷,系清道光十五年(1835)绍远堂活字本等。据上引书录,方干诗在流传过程中已有变化,此诚如汲古阁刻本毛晋第二跋所云:“《唐志》、《玄英先生诗》十卷,与孙传、玉序相符。……余向藏南宋版,虽亦十卷,传序弁首,诗不及三百,考之伊甥杨弁所编三百七十余之数,散逸已多矣。故张为《主客图》所采《贻天台中峰客》一联云:‘枯井夜闻邻果落,废

巢寒见别禽来。’集中未见。又从别本得若干首，并赠篇纪事数则，际录於后。”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集部别类四《元英集》八卷提要亦谓“此本为明嘉靖丁酉干裔孙延玺重刊，只分八卷，诗三百七篇，卷目俱非其旧。近时洞庭席氏《百家唐诗》本从宋刻录出者，虽仍作十卷，而诗亦止三百十六篇。《全唐诗》搜罗放失，增为三百四十七篇，然与赞序原数终不相合。盖流传既久，其佚阙者多矣。”《全唐诗》所收方干诗数目确最为可观。它收录方干诗分为六卷（卷六四八至六五三），334题，共348首（包括失题一首），又录存“弟子已攀挂，先生犹卧云”等数零句。卷八七九亦收录《方干李主簿改令》的酒令一首，卷八八五《补遗》四又补《山中》一诗。《全唐诗逸》卷上尚收“岩溜喷空晴似雨，林萝凝日夏多寒”二句。今人陈尚君辑《全唐诗补编·续补遗》卷九及《续拾》卷三三又补《怀桐江旧居》、《赠桐溪主人》、《再游云门》、《和征妇寄寒衣》、《游雪窦寺》、《游岳林寺》、《驻紫霞观》、《戏吴杰令》等八诗。这就是现存搜辑到的方干诗，然其总数仍少于原三百七十余篇，可见仍有逸失。

上述方干诗也仍有伪品混入。汲古阁刻本毛晋跋文即指出“晋陵徐氏刻本，更多逸诗，若五言律《湖上言事》以下九首，七言绝《夜会郑氏昆季》以下四首，不知何人贋作。”所指出的五律九首中，《冬夜泊僧舍》又见于《全唐诗》卷七二七任翻集，题作《冬暮野寺》；《新秋独夜寄戴叔伦》又见于《全唐诗》卷二七三戴叔伦集，题作《新秋夜寄江右友人》。而《全唐诗》已注重见者有《送卢评事东归》、《清明日送邓芮还乡》、《送友及第归浙东》，均一作戴叔伦诗。《暮冬书怀呈友人》，一作喻凫诗。《叙雪寄喻凫》第二首、《题严子陵祠二首》之二均一作杜荀鹤诗。《全唐诗》未注而实重见者有《送崔拾遗出使江东》、《重阳日送洛阳李丞之任》、《送郭太祝归江东》、《送汶上玉明府之任》、《湖南使院遣情送江夏贺侍郎》、《过申州作》、《汝南过访田评事》、《送道上人游方》、均一作戴叔伦诗，诗题分别为《送崔拾遗峒江淮访图书》、《九日送洛阳李丞之任》、《送郭太祝中孚归江东》、《送汶水玉明府》、《潭州使院书情寄江夏贺兰副端》、《过申州》、《汉南遇方评事》、《送道虔上人游方》（此诗又作灵澈诗，题同戴诗，见《全唐诗》卷八一〇）。《鉴湖西岛言事》，又作朱庆馀诗，题为《镜湖西岛言事》，见《全唐诗》卷五一五（按此诗当为方干诗）。《过姚监故居》，一作綦毋潜诗，题作《经陆补阙隐居》，见《全唐诗》卷一三五。《衢州别李秀才》，一作韦庄诗，题作《衢州江上别李秀才》，见《全唐诗》卷六九八。上述重见疑似诗确有非方干作者。如《送崔拾遗峒江淮访图书》应为戴叔伦诗，盖崔峒乃大历十才子之一，与方干时代不相及。又如《湖南使院遣情送江夏贺侍郎》诗亦为戴叔伦之作，盖方干未仕，不可能有出使公干事。而戴叔伦则“刘晏管盐铁，表主运湖南”（《新唐书》卷一四三《戴叔伦传》），并有《将赴湖南留别东阳旧僚兼示吏人》诗（《全唐诗》卷二七四），中有“忽从新命去，复隔旧僚欢”句，且有在湖南游览、送人等诸诗，如《暮春游长沙东湖赠辛兖州巢父二首》（同上），《长沙送梁副端归京》（《全唐诗》卷二七三）等。可见“湖南使院”云云合符其经历。况唐末五代事谷的《才调集》卷四已选作戴叔伦诗。此类重出互见诗非方干作者恐尚不少，当另作甄辨。除上述疑似重见诗外，方干尚存诗329首及数零句，数量不少，实值得我们据此从内容及艺术风格等方面进一步研究。

二

方干除了觅举赴试、干谒游览而奔波外，大都隐居在江南桐庐与镜湖一带。长期隐居山中别业的生活不免使他与动荡不安、风云变幻的时事政局以及广阔丰富的社会现实生活有所脱离隔膜，再加上他名场屡受挫折，与佛道徒多有来往，难免受佛道熏陶影响，产生“破除生死须齐物，谁向穹苍问事由”（《感时三首》之一）、“已见如如理，灰心应不然”（《重寄金山寺僧》）的消极遁世思想。这样的生活与思想必然规定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

首先在诗歌的题材内容上出现相应的特点。就其现存诗歌而言，诗人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及社会生活显得较为冷漠，极少有深入的客观反映。

诗人主要生活在晚唐的文、武、宣、懿、僖时期。其时朝廷的腐败与激烈角逐因诗人未仕于朝，自然较少体会，在诗歌中没有反映，这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席卷朝野的牛李党争、藩镇的割据与反叛，宦官的把持朝政与屠戮朝官，回纥等外族的入侵与河湟地区的收复，咸通年间徐州庞勋的变兵，唐军的征讨，以及随之而来的王仙芝、黄巢的起兵，僖宗的奔长安西避入蜀，军阀的混战。人民的苦难……这一切时代的弊病与历史风云应该说对整个社会的震动与影响是巨大的，人们蒙受的灾难与困苦应该说是惨重的。许多面对现实的诗人如杜荀鹤、曹邺、皮日休、罗隐、郑谷等都在诗文中留下了这一时代的苦难记录。如杜荀鹤的《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全唐诗》卷六九二）：“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浣城砖。郡侯逐出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乱后逢村叟》（同上）：“经乱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还似平宁征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至今鸡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独倚门”。这两首写于中和年间的诗，形象深刻地表现了宣州一混乱的社会情形及人民的苦难。方干也经历过这一年代，而居地越州的情形也与此相仿佛。但是在其诗中却难于找到对苦难时代正面的客观描写。在其诗中，我们仅在《过黄州作》（《全唐诗》卷六四九）中看到灾难时代的一点影子以及诗人对苦难时代的一声叹息：“弭节齐安郡，孤城百战残。傍村林有虎，带郭县无官。暮角梅花怨，清江桂影寒。黍离缘底事，撩我起长叹。”与杜荀鹤等诗人相较，这一对时代灾难的反映却又显得表面苍白无力。如果还想找出其诗中与时局及社会政治现实有关的诗句，我们倒还可以找到几处零星的诗句。其中有《贼退后赠刘将军》（《全唐诗》卷六五二，下同）：“非唯吴起与穰苴，今古推排尽不如。白马知无脾上肉，黄巾泣向箭头书。二年战地成桑茗，千里荒榛作比闾。功业更多身转贵，伫看幢节引戎车，《狂寇后上刘尚书》中云：“孙武倾心与万夫，削平妖孽在斯须。……独柱撑天寰海正，雄名盖世古今无。”《尚书新创敌楼二首》之一云：“下马政成无一事，应须胜地过朝昏。笙歌引出桃花洞，罗绣拥来金谷园。”之二云：“异境永为欢乐地，歌钟夜夜复年年。”在上举诗中，方干所歌颂的刘将军、刘尚书即刘汉宏。诗中不仅颂扬了刘汉宏的战绩功业，还歌颂他治下的繁荣升平景象。似乎他是一位扭转乾坤，安邦定国的英雄。但刘汉宏究竟是怎样的英雄？《新唐书》卷一九〇《刘汉宏传》云：“刘汉宏，本兖州小史，从大将军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焚民室庐，靡无完家。”任浙东观察使后因“僖宗在蜀，贡输踵驿而西，帝悦”，授节度使。“汉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辄曰：天下方乱，卯金刀非吾尚谁哉？”为了实现野心，他“谋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马使钱镠拒之。壬子，镠乘雾夜济江，袭其营，大破之，所杀殆尽。”（《资治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二年八月条）后屡为董昌所败，被获而斩。可见诗人的颂扬未免有扭曲现实之嫌。他对地方官吏的一些颂扬之作，如《登新城县楼赠蔡明府》（《全唐诗》卷六五〇，下同）的“不知县籍添新

户，但见川原桑柘稠”；《德政上睦州胡中丞》的“上德由来合动天，旌旗到日是丰年。莫道政声同宇宙，须知紫气满山川。岂唯里巷皆苏息，犹有恩波及钓船。”《处州献卢员外》（《全唐诗》卷六五二）的“才下轺车即岁丰，方知盛德与天通”等等诗句，恐怕多是不合实际的颂扬之辞。而这除了有求于人而故作颂扬之语外，也表明方干对社会政治及苦难的社会现实缺乏深刻的认识，可以说是不太清醒的，这也许可以说是隐居生活带给他的局限性。

其次，与诗人的隐逸生活相应，对自己隐逸生活的生动具体的描述是其诗的主要题材内容之一。

在诗中，他描述隐居镜湖时“每风清月明，携稚子邻叟，轻棹往返，甚惬素心”（《唐才子传·方干小传》）的情形：“湖北湖西往复还，朝昏只处自由间。暑天移榻就深竹，月夜乘舟归浅山。绕砌紫鳞倚枕钓，垂檐野果隔窗攀。”（《湖北有茅斋湖西有松岛轻棹往返颇谐素心因成四韵》，《全唐诗》卷六五〇）也展现了“所住永木幽闲，一草一花，俱能留客。家贫，蓄古琴，行吟醉卧以自娱”（《唐才子传·方干小传》）：“倚枕亦吟行亦醉，卧吟行醉更何营。贫来犹有故琴在，老去不过新发生。山鸟踏枝红果落，家童引钓白鱼惊。潜夫自有孤云侣，可要王侯知姓名”。（《山中言事》，《全唐诗》卷六五〇）在这类诗中，他一再地歌咏隐居之地的幽美恬静以及自己萧散悠然的生活：“池塘月撼芙蓉浪，窗户凉生薜荔风。书幌昼昏岚气里，巢枝夜折雪声中。”（《山中言事》，《全唐诗》卷六五一）“竹里断云来枕上，岩边片月在床头。过庭急雨和花落，绕舍澄泉带叶流。”（《山中言事八韵寄李支使》，《全唐诗》卷六五三）、“掬水皆花气，听松似雨声。书空翹足卧，避侧身行，果傍闲轩落，蒲连湿岸生。”（《山中寄吴晦十韵》，同上）“隔岸鸡鸣春艇去，邻家犬吠夜渔归。倚松长啸宜疏拙，拂石倚眠绝是非”（《出山寄苏从事》，《全唐诗》卷六五一）。当然他的隐居生活也并非尽是吟钓与眠卧，他也有同村人一样的乡村生活：“日与村家事渐同，烧畬啜茗学邻翁”（《山中言事》）、“盘餐怜火种，岁计付刀耕”（《山中寄吴晦十韵》）、“惯缘险峭收松粉，常趁芳鲜掇茗芽”（《题悬溜岩隐者居》，《全唐诗》卷六五三）。他也有贫寒生活的苦处与牢骚：“慵拙幸便荒僻地，纵听猿鸟亦何愁。偶斟药酒欺梅雨，却著寒衣过麦秋。岁计有时添橡实，生涯一半在渔舟。世人若便无知己，应向此溪成白头。”（《鉴湖西岛言事》，《全唐诗》卷六五〇）“樵猎两三户，凋疏是近邻。……文字不得力，桑麻难救贫。……未必圣明代，长将云水亲。知音不延荐，何路出泥尘。”（《镜湖西岛言事寄陶校书》，《全唐诗》卷六五三）“执爨纵曾炊橡实，纫针曾解补荷衣。常凭早月来张烛，亦假清风为掩扉。多谢元瑜怜野贱，时回车马发光辉。”（《山中言事寄赠苏判官》，《全唐诗》卷六五三）。

在上述这类诗中，展现了诗人的隐居环境与生活。尽管他有时也述及自己生活的贫寒与牢骚，但对幽美清静的山光水色的咏唱以及萧散自由生活的描写却那样地突出而迷人。它更多地表现了一个徜徉于山光水色中，沉迷于渔钓吟咏的热爱隐逸生活的处士形象。故吴融《赠方干处士歌》（《全唐诗》卷六八七）以这样的诗句描述方干：“不识朝，不识市。旷逍遥，闲徙倚。一杯酒，无万事。一叶舟，无千里。衣裳白云，坐卧流水。……携筇径去随所适。随所适，无处觅。云半片，鹤一只。”然而这只是方干形象的一个方面，在他的诗歌中也同样有另一类诗展现了他形象与思想的另一方面，这就是他诗中的另一主要题材内容：干渴与酬赠诗。

方干涉及干谒与酬赠的诗作约170首,占疑伪重出诗外的现存诗作的一半多。这些诗主要是酬赠地方官吏及友人佛道徒的作品,均属有所为的应酬之作。因此除了展现诗人有异于隐居生活的另一面外,也是研究方干生平思想心态的重要资料。其中他与官吏来往的诗作尤其值得重视。据《唐才子传·方干小传》载:“干早岁偕计往来两京,公卿好事者争延纳,名竟不入手,遂归。”《鉴戒录》卷八《屈名儒》条亦记其“连应十余举”不第,可见方干曾奔波于名场。这不仅早年如此,即在归隐镜湖后也仍然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不断地求荐觅仕。这种经历与心态在这些与官吏的酬赠诗中即有踪迹可寻。上引的《德政上睦州胡中丞》以及《别胡中丞》(《全唐诗》卷六五〇)即早年在睦州的干谒颂扬之作。《上杭州姚郎中》诗乃大和九年干谒杭州刺史姚合诗。就是在他屡受挫折而归隐镜湖的武宗会昌年间后,他也是边隐边求荐求仕。如写于大中间的《寄杭州于郎中》《赠处州段郎中》(均同上)、《上郑员外》(《全唐诗》卷六五二)。作于咸通年间也很多。如《陪王大夫泛湖》(《全唐诗》卷六五〇)、《越中言事二首》(《全唐诗》卷六五一)、《献浙东王大夫二首》、《献王大夫二首》、《谢王大夫奏表》、《上越州杨严中丞》(《全唐诗》卷六五二)、《献王大夫》(《全唐诗》卷六五三)等。在诗人晚年的中和年间,也依然可以见到《狂寇后上刘尚书》、《贼退后赠刘将军》、《尚书新创敌楼二首》等颂扬刘汉宏的诗作。这些诗大都是干谒之作,与他求荐求仕以及求得资助的目的紧密相关。因此,在此类诗中,我们可以见到他“寸心似火频求荐”(《出山寄苏从事》)的心态。如《上越州杨严中丞》云:“试把十年辛苦志,问津求拜碧油幢”;《献王大夫》云:“不信重言通造化,须臾便可变荣衰”;《雪中寄薛郎中》(《全唐诗》卷六五二)云:“深拥红炉听仙乐,忍教愁坐画寒灰”;《尚书新创敌楼二首》之一云:“常闻大厦堪栖息,燕雀心知不敢言”;《别胡中丞》云:“吹嘘若自毫端出,羽翼应从肉上生。却恨此身唯一死,空将一死报犹轻。”为求一第入仕,诗人或婉转或明确地求人援引举荐,这在唐代士人中可谓司空见惯。不过从这些诗作中,我们倒可以看到诗人的干谒求仕,在他一生中实在并未完全放弃,而只是如诗人所说的只是到了“两鬓如霜始息机”(《出山寄苏从事》),从而可以纠正吴融所说的诗人是位“不识朝,不识市”的高士的说法,也可据以证明《唐才子传·方干小传》的诗人早岁求举,“名竟不入手,遂归,无复荣辱之念”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当然,既要干谒,就免不了颂扬。因此对于这些歌颂之语如上举赞颂刘汉宏诗以及吹嘘浙东观使察王讽的“爱愚已苏勾践国”(《送王侍郎浙东入朝》),赞颂王龟的“出镇当时移越俗,致君何日不尧年。……四方皆是分忧寄,独有东南戴二天”(《献浙东王大夫二首》,均见《全唐诗》卷六五二)等等诗歌,我们应该体会到诗人一份不得已的苦心,既不肯责诗人为谄媚,也不能轻易相信这些颂语,从而误以此认识这些被颂扬者以及其治下的社会风貌。

诗人与僧徒道士往还诗也占了一定数量,这自然也是他隐居生活的反映。在这些诗中,我们除了通过这些描述僧道的诗而了解他们的生活思想环境外,更重要的在于提供研究诗人受佛道思想观念影响的资料。如从《叙龙瑞观胜异寄于尊师》(《全唐诗》卷六五二)的“先生暗笑观棋者,半局棋边白发催”;《送道人归旧岩》(同上)的“目睹婴童成老叟,手栽松柏有枯枝。前山低校无多地,东海浅于初去时”;《赠式上人》(《全唐诗》卷六五〇)的“莫笑旅人终日醉,吾将大醉与禅通”;《书法华寺上方禅壁》(同上)的“是非生死多忧恼,此日蒙师为破迷”等等诗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诗人受佛道思想的薰染,从而更

能明了诗人“虽道了然皆是梦，应还达者即无愁。破除生死须齐物，谁向穹苍问事由”、“才冷饮处飞花片，又见书边聚雪堆。莫恃少年欺白首，须臾还被老相催”、“岁月自消寒暑内，荣枯尽在是非中”、“堪笑愚夫足纷竞，不知流水去无穷”（《感时三首》，《全唐诗》卷六五二）等思想观念的由来。

元代辛文房谓“浙间凡有园林名胜，（方干）辄造主人，留题几遍。”（《唐才子传·方干小传》）这无异于指出方干诗歌在题材上的另一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他多有园林别业、亭台寺庙等山水名胜的题咏之作。这类诗众多的原因在于一诗人生中多有外出干谒觅举赴试的经历，其间多有游览山川名胜的机会；同时长期的隐逸生活，使诗人有时间，也有兴致作山川名胜之游；而他热爱自然山水名胜的隐士情怀与习尚，使他喜作山水游览，并借诗歌加以展现优美的景观，从中寄托抒发自己的情致。

在这些诗歌中，他用彩笔描绘山川名胜的不同景观及特色，展现大自然的迷人风貌，给我们以美的享受，使人们在自然山水风光的写照中得到大自然与艺术相结合的熏陶与净化。让我们各举一诗看他是如何描绘这些名胜景观的。《桐庐江阁》（《全唐诗》卷六五二）云：“风烟百变无定态，缅想画人虚损心。卷箔槛前沙鸟散，垂钩床下锦鳞沉。白云野寺凌晨磬，红树孤村遥夜砧。此地四时抛不得，非唯盛暑事开襟”。《题越州袁秀才林亭》（《全唐诗》卷六五一）云：“清邃林亭指画开，幽岩别派像天台。坐牵蕉叶题诗句，醉触藤花落酒杯。白鸟不归山里去，红鳞多自镜中来。终年此地为吟伴，早起寻君薄暮回。”《题睦州郡中千峰榭》（《全唐诗》卷六五〇）云：“岂知平地似天台，朱户深沈别径开。曳响露蝉穿树去，斜行沙鸟向池来。窗中早月当琴榻，墙上秋山入酒杯。何事此中如世外，应缘羊祜是仙才。”《镜中别业二首》之一（《全唐诗》卷六四八）云：“寒山压镜心，此处是家林。梁燕窥春醉，岩猿学夜吟。云连平地起，月向白波沉。犹自闻钟角，栖身可在深。”《题法华寺绝顶禅家壁》（《全唐诗》卷六五二）云：“苍翠岹峣逼官冥，下方雷雨上方晴。飞流便向砌边挂，片月影从窗外行。驯鹿不知谁结侣，野禽都是自呼名。只应禅者无来去，坐看千山白发生。”这类诗作除了很能表现方干的隐逸情怀及审美眼光外，也很能体现其诗歌的风格特色与艺术造谐，很值得我们探讨。

三

方干诗在当时已获得广泛赞誉。吴融谓“把笔尽为诗，何人敌夫子。句满天下口，名聒天下耳。”（《赠方干处士歌》，《全唐诗》卷六八七）孙郃甚至誉其“广明中和间为律诗，江之南未有及者。”（《方玄英先生传》，《全唐文》卷八二〇）获得如此盛誉的方干诗歌究竟具有什么特色呢？用当时人的眼光看，其卓绝之处就在于如唐末王赞《玄英先生诗集序》所评的：“夫干之为诗，侵肌浹骨，冰莹霞绚。嘉肴自将，不吮余隳。丽不葩纷，苦不棘癢。当其得志，俛与神会，词若未至，意已独往。”此评颇为精辟，确能深中其诗精诣。以下结合其诗，略申述其诗特色三端。

其一、冰莹清丽的特色。诗人为江南人，又长期隐居于睦州、越州一带。江南清丽灵秀的山水不仅熏陶感染了诗人的性情与气质，而更重要的是江南的山川名胜，草木虫鱼、气候风物提供了诗人歌咏吟唱的天地，成了他诗歌主要的描写对象。上文所说的他诗歌对自己隐逸生活及园林别业、寺庙亭台等山水名胜的歌咏均紧紧以江南景物为背景与对象进行的。因此，这也就决定了他的诗歌具有江南风物的“冰莹霞绚”的特质。而方干为诗又“丽不葩

纷”，这样也就形成了其诗的冰莹清丽的特色，这从上引诗中即可表现出来。此外如“细柳风吹旋，新荷露压倾。微芳缘岸落，迸笋入波生。”（《嘉兴县内池阁》，《全唐诗》卷六五三）“白云晓湿寒山寺，红叶夜飞明月村”（《途中言事寄居远上人》，《全唐诗》卷六五二）、“橘枝亚路黄苞重，井脉牵湖碧水深”（《书吴道隐林亭》，《全唐诗》卷六五〇），“藓岸和纤草，松泉溅浅沙。光含半床月，影入一枝花”（《路支使小池》，《全唐诗》卷六四九）等大量诗作亦皆如此。那新荷、露珠、微芳、清波、白云、寒山寺、红叶、明月、湖水、碧甃、松泉、浅沙、水中花等等均显出其冰莹清丽的特色。身处其中，令人神清气爽，以之入诗句，则清莹亮丽。

其二、浓郁的江南气息。与上述冰莹清丽特色紧密相关的是方干诗歌中充溢着江南的气息。其诗大多数作于江南，以江南的景物为背景或直接歌咏的对象。从诗题看，直接题明江南地名的所在均有。如《嘉兴县内池阁》、《镜湖西岛言事寄陶校书》、《旅次钱塘》、《越中言事二首》、《叙钱塘异胜》、《题睦州郡中千峰树》、《处州洞溪》、《越州使院竹》、《路入剡中作》、《石门瀑布》、《出东阳道中作》等等；即所交游的僧道居士，官吏等人物也多是生活或官于江南的。如《衢州别李秀才》、《与长洲陈子美长官》、《赠会稽杨长官》、《上越州杨严中丞》、《与桐庐郑明府》、《赠山阴崔明府》、《处州献卢员外》、《送孙百篇游天台》、《送婺州许录事》、《赠天台叶尊师》、《赠钱塘湖上唐处士》、《茅山赠洪拾遗》等等；甚至有在题中直接写入江南的：《赠江南僧》、《思江南》、《江南闻新曲》、《送镜空上人游江南》。在这些与江南紧密相关的诗中，诗人俯仰于江南的天地间，游览行吟于江南的山水风光中，往还应酬于生活在江南的各色人物间，因此必然使其诗充满了江南的山水风物、花草鱼鸟，点染上江南大自然的绚丽色彩，飘洒着江南的细雨，震荡着江南暑日的响雷，飘荡着江南的渔艇和小舟，……同时也洋溢着江南的情趣与风韵。他的《采莲》（《全唐诗》卷六四八）即是一首交揉着江南风物与情趣的诗作：“采莲女儿避残热，隔夜相期侵早发。指剥春葱腕似雪，画桡轻拔蒲根月。兰舟迟速有输赢，先到河湾赌何物。才到河湾分首去，散在花间不知处。”

其三、“咏系风雅，体绝物理。”晚唐诗坛上确实有一部份诗歌较为纤靡，喜作蛾眉香艳诗句。因此有一部份诗人感叹风雅衰微，起而提倡风雅传统。如张洎《项斯诗集序》（《唐文拾遗》卷四七）谓“自僖、昭已还，雅道陵缺”；裴说云：“骚人久不出，安得国风清。拟掘孤愤破，重教大雅生。”（《经杜工部坟》，《全唐诗》卷七二〇）方干也注重雅声，感叹“大雅篇章无弟子”（《寄杭州于郎中》，《全唐诗》卷六五〇），并于《赠李郢端公》（《全唐诗》卷六五二）诗中赞誉“物外搜罗归大雅”的诗作。他所作诗大都为题咏山川名胜，描绘自己萧散悠然的隐逸生活，诗风清丽，格调风雅，颇有隐逸者的高情雅致。那种“坐牵蕉叶题诗句，醉触藤花落酒杯”（《题越州袁秀才林亭》，《全唐诗》卷六五一）、“倚枕卧吟荷叶雨，持杯坐醉菊花天”（《宋从事》，《全唐诗》卷六五一）的诗句确实充满着雅人风致。即便在《赠美人四首》中，虽也难免“朱唇”、“细腰”之辞，但却非淫靡艳情之篇，在同类之作中仍不失风雅之作。

诗人之“体绝物理”则是他为诗尚苦吟好琢磨讲求诗艺的结果。《鉴戒录》卷八谓“干为诗炼句，字字无失。如寄友人云：‘鹤盘远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齐梁以来未有

（下转第82页）

同时谨慎原则的运用有助于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

我国在会计核算中运用谨慎原则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防止出现“过度谨慎”，西方国家在税法中有一些具体规定，我国也可以通过立法来限制那些导致虚亏实盈的做法；2、“后进先出法”只适用于物价上涨情况下对存货采用的计价方法。当科学技术进步了，致使某一物资价格低于早期购进的价格时，则应采用“先进先出法”对存货进行计价，才体现稳健性。3、严格遵守财务会计制度对谨慎原则运用的具体规定。

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完善时期，我认为在以下几方面也可以运用谨慎原则，一是破产保护。为保护破产企业职工生存权益，可根据稳健原则，在所有生产经营企业的职工工资总额中，追加提取一定比例的破产企业职工待业准备金，以备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贴。二是投资保护，国家在控制企业投资项目时，要考虑下述稳健性内容：1、投资项补目要符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2、举债规模必须小于企业资产加负债能力之和；3、投资效益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对于不符合这几项内容的投资项目，坚决制止，以从根本上解决重复建设和无效投资问题。

今天，我国谨慎原则的运用还局限于小范围内的有限稳定，不利于公平竞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经济加入国际大循环，谨慎原则的运用逐渐趋向于国际化。

（上接第52页）

此句。咏击瓿则体绝物理，诗人罢唱。诗曰：‘白器敲来曲调成，腕头匀细自轻清。随风摇曳有余韵，测水浅深多泛声。春漏丁当相次发，寒蝉计食一时鸣。从今已得佳声出，众乐无由更得名。’”它如描摹琴声之“泉迸幽音离石底，松含细韵在霜枝”（《听段处士弹琴》《全唐诗》卷六五一），写居处环境之“池塘月撼芙蓉浪，窗户凉生薜荔风”（《山中言事》，《全唐诗》卷六五一），状瀑布之“片影挂岩轻似练，远声离洞咽于雷”（《石门瀑布》，《全唐诗》卷六五二），绘逸人之“湖边倚杖寒吟苦，石上横琴夜醉多”（《题桐庐谢逸人江居》，《全唐诗》卷六五〇）等等，均能体察所写对象特点，摹神写态，曲尽形神之妙。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咏系风雅，体绝物理……盖其气格清迥，意度闲远，于晚唐纤靡俚俗之中，独能自振，故盛为一时所推。”

方干诗歌的特色及艺术造诣可述者尚多，如其清润小巧与部份诗之高坚峻拔等，需另作专题研究。当然其诗也有不足，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出的“其七言浅弱，较逊五言。《郝氏林亭》而外，佳句无多，则又风会之有以限之也。”此外，其诗题材内容较狭窄，表现社会与时代的深广度均不足；联意诗句多有重复雷同等等，也是需要指出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